

故乡的夏夜

□刘小兵

仲夏时节,又回到了久违的故乡。白天,徜徉在十里故园,心情爽朗。夜晚,住在故乡灯火通明的小洋楼里,不由得想起儿时家乡的夏夜来。

小时候,我们一家五口住在两间砖房里,房前有一口池塘,每到夏夜,三三两两的农人,都会手拿蒲扇,来我家串门。热情好客的父母每每都会烧上一壶茶水,泡上甘草、金银花之类的,以解大家的暑气。在我的记忆里,那时左邻右舍的农人,仿佛个个都是谈古论今的高手,什么夸父追日、女娲造人,什么孔明借箭、关云长水淹七军,什么农村土地承包责任制、下海经商……一路娓娓道来,常常听得我忘了看书、写作业,直到被父母一再提醒,才恋恋不舍地去背我的书本。那一个个夏夜,我一边在灯下赶着作业,一边侧耳听着大人们在屋外摆起的“龙门阵”,无形中学到了许多课外知识。那优美的传说,扣人心弦的传奇故事,富农惠农的改革政策,早已入脑入心,听得我心驰

神往,常常让我忘了蚊虫的叮咬和侵袭。

那时,农人们的聚会往往要等到众人哈欠连天、睡意蒙眬时才结束。而随着人们的离去,夏夜的妖娆也一点一滴地展露开来。最美的时分莫过于月朗星稀的时候,此时,皎洁的月光如水银般静静地泼洒在青碧的荷叶上,在宁静清澈的池面上投下斑驳的碎影,似乎为酣睡中的荷花、荷叶披上了一层轻盈的霓裳。而安睡了一天的蛙们则齐聚在田田的荷叶上,兴奋地展开歌喉,纵情地欢唱开来。那清越、高亢的嗓音似乎在述说着一个个静美的爱情故事,又像是为美丽的夏夜吟诵着一曲曲动人的歌谣。在这样的“歌声”里,我常常枕着悠悠的夏风,随着那此起彼伏的咏叹,陶醉在故乡甜甜的梦境里,那美妙的“歌声”,总是能把我的乡情撩拨得分外浓烈。

后来,我读高中那年,家里平房拆了,建了两层楼房,屋前的池塘也被水稻田所代替。每到夏夜,家家户户大门紧闭,人们或看电视或看书,串门渐渐也稀少下来,更别说再聚在一起东家长西家短地聊天了。更让我不习惯的

是,曾经看惯了袅娜的荷花,听惯了夏夜里雄浑的蛙鸣之后,突然之间再也看不到荷塘月色的静美了,再也听不到蛙们气势恢宏的歌唱了,好长时间心里竟空落落的。

往事如昨。如今,重回故乡,老家的两层楼房已翻修成了阔气的小洋楼,更让我惊喜的是,屋前的池塘又“回来”了。塘里遍栽荷花,消失了多年的蛙鸣更是重新擂响了我的耳鼓。我问父亲,为什么要在屋前重挖池塘?父亲自豪地告诉我,他和母亲退休后,为了发挥余热,便在自家小院办起了休闲农庄。为了留住那些久居钢筋水泥里的城里人,唤醒他们的乡村记忆,于是便修了塘,栽了荷,养了鱼。想不到的是,此举竟得到了城里人的一致点赞,说父亲的创意纾解了他们的乡愁,唤回了他们心中久违的乡情。

听完父亲的道白,循着清悠的荷香,信步踱到阳台,望着十里故园璀璨的灯火,感受着故乡日新月异的变化,我深深地沉浸在这醉人的夜色里。“美不美家乡水,亲不亲家乡人。”故乡的夏夜哟,你永远都是我记忆中最美的风景!

瓜棚情

□刘峰

炎炎三伏,故园西畴,长大的西瓜,像碧绿的恐龙蛋,遍地皆是,该看瓜了。

此时节的西瓜,又大又圆,卧在碧叶间,浅绿的皮上,绣着墨绿的、规则的、美丽的条纹,当风吹来,满田的瓜叶,宛如一只只碧绿的手掌在招摇,将滚滚闪着幽光的西瓜捧出,简直好看极了,养眼极了,也诱人极了。

看瓜,离不开瓜棚!至今犹记,当年搭棚,一家人像造新家一样兴奋。

瓜棚,矗在冈上,四面通透,视野开阔,周围瓜田环抱,绿意莹莹,可闲坐,可小眠,可瞭望,十分有趣!

看瓜,一般而言,是防小偷。但有例外,走路的人口渴了,一时找不到水喝,摘个瓜吃,是不算偷的;更主要的,是避免野生动物啃食,随意糟蹋——其实,动物是有灵性的,只要瓜棚有人,它们会远远避开。

看瓜,是一桩美差!白天,外面骄阳似火,棚内却是一片阴凉,棚顶投下的暗影,随着日头的游走而移动。坐在竹床上,可以观云,“天上浮云如白衣,斯须变幻如苍狗”,令人思接千载,浮想联翩;偶尔,还能邂逅火烧云,在万里晴空,赤橙黄绿青靛紫,蔚为壮观,景象万千,变幻无穷,摄人心魄,令人叹为观止,聊以慰平生。当然,迎朝阳,送日落,沐熹微,浴晚霞,也能给人一种独特的体验,供未来慢慢品味。

六月天气,犹如孩子的脸,说变就变。正当热浪蒸腾难熬之际,天色陡暗,墨云压顶,一阵狂风扫过,豆大的雨珠打在棚顶,吧哒吧哒直响。

当骤雨初歇,日头复出,一弯彩虹垂挂,到处雨露闪闪。放眼而望,被滋润的瓜田,碧绿可人,一派清新,惹得蜻蜓、蝴蝶、豆娘等昆虫,在瓜田上空翩翩起舞,俨如一幅活生生的田园风情画。

在瓜棚,其实不寂寞。白天,我和小伙伴坐在竹床下棋、抓石子、看小人书、玩纸飞机,渴了,就从田间摸出一个最大最甜最圆的西瓜,分而食之,其乐融融,别有一番趣味;到了夜晚,瓜棚成了村人纳凉的佳处,成了乡村的“闲话中心”。

那时的乡村,夜空澄澈,月光皎洁,一条浩渺灿烂的银河横贯在天,星星眨着神秘的眸子,群萤交飞,飘忽不定,如织金网,更兼小虫唧唧,野花野草清香,竟有一种难言的梦幻之美。

那时的乡村,电视还没有真正普及,电脑手机还很遥远,人们为了打发时光,纷纷走出村巷,来到田间,坐在瓜棚,摇着蒲扇,谈古论今——拉不完的家常,说不完的闲话,尽是浓浓的乡音,稠稠的乡情。其中,有些民间野史、乡村逸闻,想象之神奇,编造之诡谲,倘若蒲松龄再世,坐于瓜棚听故事,一定会将它们收录《聊斋志异》。

一顶瓜棚度炎夏。当秋风袅袅而起,瓜田渐渐零落,人们摘完最后一茬西瓜,留一些瓜儿给野生动物,就结束了一年的农事。有些人家,并不拆除瓜棚,而是将它留与秋冬,与旷野融为一体,成了一道别样的风景。

若干年后,当年的看瓜人开始各奔东西,儿时的小伙伴开始了异乡的漂泊,随着乡村的不断改变,那些瓜棚渐渐消失在岁月深处。不知为何,随着离故乡渐行渐远,它们开始出现在我的梦里,依旧是当年的模样,成了挥之不去的乡愁!

石榴花开

□赵华刚

那年初夏,新房子落成后,我在院子里栽下一棵石榴树。小树栽好后,我搓了搓手上的泥巴,一种成就感油然而生,觉得终于圆了父亲想栽石榴树的夙愿。

刚栽下的石榴树比大拇指稍粗,颤巍巍的样子,显得弱不禁风。父亲看到石榴树很欣慰地说:“石榴树好,别看它小,不用几年就长大了,这石榴树啊,不仅有观赏价值,更重要的是它的意象非常好,象征着日子红红火火、多子多福。”

五月麦黄,只有几个小枝丫的石榴树,居然悄悄含苞待放。不过几日,火红的石榴花就开满了树枝,灼灼其华,芬芳馥郁,给小院带来不少盎然生机。

立夏后的几场雨后,不牢固的花儿落了一地,留在树上的一些石榴花便开始坐果了。我数了数,一共13个。随着时间推移,小石榴渐渐长大了,把枝丫压得低下了头。

父亲盘算着,秋后的石榴怎么分。他对我念叨:“咱栽的石榴树,果子不能光咱吃,你姊妹五个,就是五家,加上经常来咱家的邻居们,每家要是再分上两个,这些石榴还不够分呢。”“不够分,那就光咱们吃。”我打趣地告诉父亲。“哪能?人家都见咱树上有石榴,哪能不懂得分享。”听了父亲的话,我一时语塞。

红彤彤的石榴成熟了,有的果子上还笑开了口,露出嫣红的果粒,诱人极了。一天,我摘下一个,将剥下的果粒放到父亲手里,父亲说:“我不爱吃石榴,那酸溜溜的果粒有什么好吃的。”父亲说这话的时候,脸上却漾出了满满的幸福。后来,任凭我们怎样给父亲吃,父亲总是一口拒绝。父亲虽然不肯吃,我们倒是吃得口齿生津,任凭丰富的汁液充盈着味蕾。后来,我们把树上的石榴摘下来,按父亲的嘱托分了下去。

那天,我们正吃着一个硕大的石榴,忽然朋友来电话,说让去参加他的饭局,于是就把吃剩的半个石榴丢在茶几上,后来一连几天也没人去吃。然而,一天晚上我们回家后,却发现父亲正孤独地坐在沙发上看电视,手上正握着那半个石榴,嘴里还不时地咀嚼着什么。

父亲看我们进门,略显拘谨的样子,他嗔怪道:“这么大的石榴,吃一半就不吃了,多可惜呀。”我看着父亲有些不自在,急忙来到院子里。我的心情非常沉重,眼泪也瞬间充满了眼眶。我终于明白父亲不爱吃石榴的谎言背后,是他舍不得吃。

此刻,又是石榴花开的季节。父亲过世三年了,没想到石榴树上却挨挨挤挤地长出了许多小石榴。这时,我依然盘算着石榴成熟后,一定还要按父亲的嘱托分享下去,体现一家人像石榴籽紧紧抱在一起的凝聚力,最后再拿出一个到父亲的坟前,让父亲也无所顾忌地尝尝自家的果实。

本版邮箱:yzwbwszh@163.com

躲夏

□尚庆海

儿时的夏天酷热,奶奶一天到晚手持一把蒲扇,有一下没一下地摇着。那时奶奶年纪大了,不用操持地里和家务,夏天的时候可以处处躲着毒辣太阳的炙烤。母亲就没有这样的福气,地里的活计要干,回到家里要烧一大家子的三餐,浆洗一大家子的衣物,还要收拾院落,喂猪喂鸡。整个夏季,母亲额前的头发永远是粘在额上,汗衫子也时常被汗水润湿贴在身上。母亲几乎天天擀面条,双手抓着擀杖,身体靠一次次前倾和后拉来使力气推动擀杖,汗水顺着母亲来回移动的脸颊飞扬。我抓起一把蒲扇,站在案板侧面,帮母亲扇扇子,母亲转头对我微笑一下,满脸欣慰。

母亲也躲夏。母亲从地里回来,先是打一盆井水,痛痛快快地洗一把脸,然后再舀一瓢凉水,咕咚

咕咚一口气喝下。母亲像一株被炙烤蔫了的庄稼,得到了充足的灌溉,瞬间昂起了头,舒展开一片片翠绿的叶子。

父亲躲夏的方式最为奇特。从地里回来,抓一把花生,或去院子里摘一个茄子,倒上一杯散装白酒,喝得脸红耳赤,汗流浃背,像刚从水里钻出来一般。等吃过一碗捞面,在屋里的地上铺上凉席呼呼睡去。

我那时候不知躲夏为何物,大人午休,我和小伙伴们一起粘知了、挖蚯蚓、做游戏,要不就光着膀子满村子跑。晒得黢黑的小身板像长腿的铁板,被一缕缕阳光和夏风敲得梆梆响。

晚上,睡在母亲身边,非常踏实。无数次起夜,看到侧身躺在我身边的母亲,合着双眼,打着轻鼾,一只胳膊凌空,手里握着一把蒲扇,轻轻地摇着,为我驱散闷热,驱赶蚊子……

原来我一直在母亲的爱里,不知不觉地躲夏。

